

生活滋味

向海而歌

纳捷

过了小雪,秋意还很浓,风吹在脸上不凛冽。好像有些日子没有呐喊,突然很想吼两句。

出了小区东门往南走一段,终于在十字路口边找到一辆小蓝车,飞快骑上,一路向东。海边有风,海边还有歌。

按照虹发来的视频到了海塘边的白色灯塔下,沿着地板拾级而上,左手边紧挨灯塔一角的应该是了。和夏天热闹嘈杂的纳凉人群形成鲜明对比,此时开阔的海塘观景平台只有四个人散落着围绕音响各自陶醉。就近问一名中年男子:“您是戴老师吗?”男子欣然答应。短平头、戴眼镜、浓眉大眼的戴老师是同学虹的老公,一名K歌超级爱好者,基本每天晚上带上工具来海边露天K歌。

唱歌的工具是简单的,一个音响、一个话筒、一部手机加一个一米多高的手机支架,组成了小小的唱台。戴老师下载一个K歌的软件,他是VIP会员,其他人借这东风一起嗨歌。

来之前纠结过,特地戴了顶帽子,遮住小半个脸。自己半吊子水平,这露天而歌难为情的。此时寂寥的海景平台完全属于我们,唱的人是沉浸式体验,听的人或

是边欣赏边打拍子,或是在思索着下一首练个啥歌。这使我放下之前预想的尴尬,都是冲着K歌而来,谁认识谁,谁管你是谁。话筒一握是歌者,话筒一丢路人而已。

大家很有次序地轮番嗨唱,我选了一首熟悉的歌。前奏响起,各种杂念一扫而光,我大大方方在轻松愉快中一吐为快。戴老师不时过来鼓励我,其他歌友也不吝他们的掌声。我突然有了上世纪90年代在“星星醉”的大厅,大家一桌桌轮番唱卡拉OK的感觉。唱歌不就图个热闹有趣?这里不分职业不分贵贱,大家一起为爱而歌。

今天在场的共3位男士、两位女士。那位瘦瘦的大姐用细柔软绵的声调唱了几首深情款款的治愈系歌曲,我只对那首《新白狐》比较熟悉。那位老者唱了两首《军中绿花》等老歌,就早早退场了。戴老师不仅唱功好,叫得出名的歌都会唱,还熟知一首歌的多个版本。我选了首《翻身农奴把歌唱》是才旦卓玛版的,戴老师一听我艰难的吊声像断了弦的胡琴卡了,随即给我换了版本,这一换立刻赢得满堂彩。啊,这样唱歌才舒服,所谓同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,他知道你适合

怎样的,我也感觉不累。

不得不说“全民K歌”是一个极好的软件,自由选歌随意切换版本。别人唱歌的间隙,我和那位大姐做弯腰踢腿深蹲,为锻炼也为暖和,毕竟是冬日的海边。我那顶用来遮脸的棒球帽此时用来挡风恰好。

我发现其中的一位高大男子缩着罩连衣帽的脖子,一直转悠在我们旁边,一会过来看视频,一会轻轻跺脚踩着节拍转悠。我问他:“你怎么不唱,是喉咙不舒服么?”他告诉我肠刚动过手术还不能唱,特意向我强调,唱歌是丹田运气,怕把线绷了。我借着夜色暗戳戳笑,不能唱,这大风天还特意过来听音过瘾,大哥你这人戏不浅啊。

入夜的海风大了起来,月色朦胧下的夜像罩了一层黑色油亮的绸布,泛着粼粼波光的海面像一座巨大天然的钢琴键盘,在为我们伴奏,而海风是天才的配乐师。天为盖,海为毯,风是自由的,云是自由的,我也自在地做着自己。我们忘记了白天的烦恼,忘却了生命的病痛,这一刻,海只属于歌者。

挥手告别的时候,我想下次还会来,向海而歌,迎风高吭。

人在旅途

行走在绍兴

吴言

绍兴,在每个热爱文学的当代中国人心中,都是作为一个文学圣地而存在着。那里有一座丰碑叫鲁迅,那里有一个故乡叫鲁镇,还有童年的乐园百草园和枯燥乏味的三味书屋。

“鲁镇的酒店的格局,是和别处不同的。”这是鲁迅最早在他的小说《孔乙己》里提到的鲁镇。

12岁那年,鲁迅随着母亲鲁瑞去绍兴乡下安桥头躲避灾祸。安桥头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子,坐落在绍兴古城的郊外。安桥头有一条小河萦绕村口,曲折向前,简易的石桥横跨在小河之上,两岸白墙青瓦的民居沿着小河蜿蜒而去。作为一个村子,安桥头是迷你版的江南古镇模样。

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就有了路。

世上本没有鲁镇,说的人多了,也就有了鲁镇。

如今的鲁镇,在绍兴柯岩景区,是根据鲁迅笔下的“鲁镇”还原的一个乡村小镇主题公园。其实,这样的一个小镇,和其他地方的江南小镇并没有什么两样。走在鲁镇的石板路上,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那不是一种回到故乡的亲近呢?

鲁镇入口,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石牌坊,牌坊上从右往左书有“鲁镇”两字,是鲁迅先生的手迹。镇门外,是鲁迅先生的坐像“民族魂”,鲁迅先生坐在藤椅上的青铜雕像,比真人高了大约一倍,颇有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神韵。

走进鲁镇,豪华气派的鲁府,外土内洋的钱府,还有静修庵和阿Q栖身的土谷祠,一一展现在大家眼前。

鲁镇的商业街,是整个鲁镇最繁华的地方,街河并行,街随河走,店铺沿街分布,错落有致。沿着石板老街一路前行,毡帽店、油烛店、豆腐店、古玩店、当铺和钱庄……整条街上弥漫着臭豆腐那股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气息。

有桥可依,有水可嬉,有酒可酌,有戏可听,这就是我们脚下的鲁镇。

这个鲁镇,不是鲁迅小时候生活的那个鲁镇,但是,这个鲁镇,的确又是鲁迅笔下的鲁镇。

来到绍兴,当然不能不去百草园和三味书屋。

小时候,阅读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鲁迅因为给父亲买药上课迟到被老师批评,便在课桌上刻了一个“早”字。为了像鲁迅那样刻苦学习,争取学习不迟到,后来我也在课桌上刻了一个“早”字。

后来去参观三味书屋,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那张课桌,也不知道那个“早”字是不是还刻在那儿。

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这句话当年经常被语文老师拿出来事,反映了鲁迅先生当时的心境和对社会的看法。

那时有一个想法,什么时候去绍兴,一定要到鲁迅家的后园去看看,他家有没有两棵枣树,这两棵枣树,到底与众不同在什么地方。

这次来到鲁迅故居,却没有看到那两棵枣树,不知是从来就没有这两棵枣树,还是后来某种原因不见了。

园子四周是高高的围墙,那围墙高得吓人,大概有三四米高,比我们农村老家的围墙高了一倍以上,怪不得鲁迅先生说,只能看到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。

导游说,这么多年过去,这里早已经物是人非,只有光滑的石井栏和短短的泥墙根是那时留下来的。

院子里种着各种绿色的蔬菜,估计是有人在打理。院子角落的桑葚树倒是十分高大,叶子也非常宽大葱郁,大概到了初夏,能结出满树湛红的桑葚来。

记得当年,参观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以后,大家还在咸亨酒店里喝了酒。绍兴黄酒,全国闻名,还被周总理作为国宴用酒,来了绍兴当然是要喝的。当年的学生,没有几个钱,也学着孔乙己,排出几文钱来,买了茴香豆,就着绍兴黄酒,喝上一碗。喝完以后,夜已经黑了,几个同学肩膀搭在一起,背诵着鲁迅先生文章中的某些章节,摇摇晃晃地走回去了。

似水流年

春联

孟远策



每年元旦一过,一月一来,春节的气氛也就随之悄悄到来了。大门上贴着的春联经过整整一年时间,鲜红的色彩淡了,边角撕破了,原先浓重的墨迹也不再精神抖擞。新的一年总要辞旧迎新,春节的降临在我家总是从春联开始。

我家门口的春联一直是我亲手写的。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书法,四年级开始写对联。家门口的春联从隶书到行书,从笔迹稚嫩到比较娴熟,年年更新,由我全权负责。从找内容到练习再到真正写在洒金红纸上,每个步骤都需要时间,因此春节到来前的一个月都是我写春联的时间。

首先要定好写的内容。新年新岁,春联的内容当然也要年年更新。从网上查找当然是最简便

的方法,但要找到新鲜有创意的内容也实属不易。母亲总会陪我一同挑挑拣拣,好长时间才能定下最终的两副。因为春联写好后要贴在我家大门上,所以全家人都会参与进来,从选内容到贴上大门,人人热情洋溢。为了让我家的春联与众不同,除去最常见的龙凤纹样洒金红纸,母亲还买来了诸如花开富贵、梅兰竹菊、吉庆有余纹样的对联纸。不论做过怎样的准备,练习一段时间后写出的新年第一副春联总能引得全家人围观。虽然写好的春联还没有贴到门上,春节的气息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渗了进来。

小学时,我会把写好的春联送给老师。记得那时,我的班主任总会把她家贴上春联的大门拍照发朋友圈,母亲从来不会忘记给我看,这是

那时我最骄傲的事情之一。小学毕业时,我和科学老师拉过钩,和她约定每年春节为她送去一副手写的春联。父母带我去看望亲戚朋友,去挨家挨户拜年时,也总会嘱咐我带上一副春联。春节的温暖融在大红的春联中,在寒冷的一月二月里流淌。

去年,我参加了小区里写春联送祝福的活动。没想到那天只来了我一个人。柔和的灯光里,我蘸墨提笔,写下一副又一副春联。离开时,我的双手染上了对联纸喜庆的大红,那是春节的颜色,明亮而美好。物业会把那些春联送到需要它们的那些大门上。

如今,我的弟弟也开始学书法,今年大概就可以开始写春联了。看着他每晚认真练字的模样,我不禁暗想,今年我家的大门会换上一副怎样的春联呢?